

平潭党史资料

(7)

中共平潭县委党史研究室

平潭党史资料

主 编 何可澎

中共平潭县委党史研究室

1999.10

目 录

史 事 回 忆

- 1、回忆南阳学习情况 周福(1)
- 2、平潭武装暴动的前期工作与参加龙高暴动未果的情况 ...
..... 林正光(3)
- 3、闽中支队司令部对平潭游击队态度的转变 ... 祝增华(5)
- 4、有关统战人物情况介绍..... [高飞](6)
- 5、随南下大军解放平潭的回忆 周福(7)
- 6、一场惩办恶霸的回忆 高纯立(10)
- 7、往事杂忆 翁强吾(11)

历 史 的 反 思

- 8、如此反右倾 (37)
- 9、《大跃进》运动在平原 高亿庄(44)
- 10、亩产 30 万斤地瓜的卫星是怎样上天的 林文彬(51)
- 11、公社化运动中的农村公共食堂 林文敏(53)
- 12、“大跃进”期中的蠢事二则 林文敏(56)

史 事 回 顾

- 13、不许说真话的年代 林光楠(60)

- 14、“城工部事件”五十周年祭 何可澎(66)
- 15、记一次闽中党召开的组织史座谈会 何可澎(71)
- 16、平潭县的互助合作化运动 何可澎(74)
- 17、平潭县合作化运动大事记 何可澎 卢明(93)
- 18、平潭县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何可澎(100)
- 19、平潭人民公社的解体与乡镇企业的崛起
..... 何可澎(119)
- 20、平潭县的“文化大革命” 何可澎(127)

人 物 春 秋

- 21、顾全大局的典范 何可澎(165)
- 22、杰出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忠诚的人民勤务员
..... 何可澎(173)
- 23、陈佑民(宜馥)烈士传略 林正光(184)
- 24、怀念县委老领导——韩陵甫政委 蒋美珠(188)

研 究 与 探 讨

- 25、试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谬误 何可澎(194)
- 26、“文化大革命”期中的部分事件剖析 何可澎(207)

史实更正与补充

- 27、渔农业调整补充材料 刘益泉(222)
- 28、对《平潭革命史》一段史实的更正 严子云(223)

回忆南阳学习情况

·周 福·

1944年我18岁，在岚华初中一年级读书时，于10月周裕藩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年农历11月13日晚，周裕藩决定我休学去长乐南阳闽南特委举办的学习班去学习。当晚去学习班学习的人都集中在半团村周裕藩家里。计有周裕藩、周裕芬、李伍弟、林大目、林吓福、林水官和我共七人。当晚9点出发，在中楼乡井孟兜过夜时，又增加李增喜、林吓兴二人。第二天一早赶到苏澳乘船时，陈炳章赶来参加。原先周裕藩不同意他去，因为他父亲与县长林荫很要好，怕走漏消息。可是在他以父子矛盾很深，坚决要求去的情况下，不得不批准。这样一来一共有10人。船开到长乐松下时，周裕藩分路去福清再调参加学习的人员。我们9人由李增喜带队去南阳。到南阳住在公婆厅里的地板上。吃饭在陈亨源家里吃。学习前几天没有事，就帮六嫂（炊事员）砍柴，我还替陈志忠同志挑蕃薯。

在南阳学习时，由郑长贺同志主持，陈亨光同志讲课，有时王一平同志也来讲课。

学习内容当前形势，党的建设，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工作等理论与毛泽东主席的有关这方面的讲话。此外还学习优待俘虏等政策。

学习期间，特委其他领导，黄国璋、林汝南也来看望我们。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南阳是地下省委的驻地。学习6—7天后，大家填表算是告一段落。周裕藩从福清带来周述銓、王其珠等20多人参加学习。学习告一段落时周裕藩去福清高山一带活动，

离开了我们。

学习结束后 1—2 天的晚上,王一平同志给我们一人一双草鞋,一枝木棒,立即出发,走的是山路。白天睡觉,晚上行军。经二洞,赤社。走了两三个晚上,来到一片平原田地中的一座独院里,可能是福清北西林地面。时下起小雨,同志们衣衫都湿了。王一平、陈亨源几位领导同志和我们一起边烘烤衣服,边说笑。从门缝里看远处有国民党的哨兵在巡逻。情况突变,当晚又返回去。但不敢在南阳村长住。我们的队伍徘徊在附近几个村庄流动。白天举着抗日突击队的旗子浩浩荡荡两处进驻牛角山。队伍由王金献带路。牛角山是王金献的家乡。

在牛角山听说闽南先遣队要回南阳,我们的队伍也从牛角山回南阳与其会师,住在公婆厅。

农历 12 月中旬,形势恶化,队伍分散。福清来的回福清,平潭来的回平潭。一天晚上,陈亨源来公婆厅叫周裕芬、陈炳章和我三人到大姐(亨源的姐姐)家。王一平已先在。两位领导布置我们三人,周裕芬回平潭当教师,我回平潭读书做学生工作,陈炳章安排去郑乃之部队工作。并为我们三人编联系密码:裕芬甲,炳璋乙,我丙。

大姐煮米粉为我们送行。第二天我们二人来到壶井徐兴祖住处,正好林慕曾等人在开会。我们住两个晚上,由林吓福带我们去江田乘船回潭。

平潭武装暴动的前期工作 与参加龙高暴动未果的情况

·林正光·

1945年,我在福清搞革命活动。1946~1947年不但在福清发展中共党员,而且重视抓武装力量的组建工作,以便在平潭武装暴动成功后撤出平潭经过龙高转山区去打游击时,有人接应。同时又在东张、琯口、三山等地发展中共党员,筹建武装,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为平潭的武装暴动的成功创造条件。没有邻县的支援是不行的。

我在三山周围,择朗村郭绍综同志家乡建立据点与党组织,在鹤坛的林光坚,吴华、汕头的余孔玉、余孔华、林智谈,江镜的何本善,东营俞傅仪,下桥俞云善等的家乡建立党组织。上庄、鸣鹿、融城、东张、琯口、北垞等都建立了党的联络点。薛港、瑟江也发展薛来安、翁祖宏二人入党。

我们积极发展组织、壮大力量,为平潭暴动作准备。福清闽中党知道城工部在福清龙高一带活动,握有一定的武装力量。1947年2月,闽中党陈振先等同志计划在福清龙高进行武装暴动,闽中特委领导黄国璋从长乐带领几十名武装队伍到龙田、高山、牛头尾一带活动,并亲自领导龙高的暴动,怕力量不够,邀请我们参加开会研究。

曾焕乾原计划1947年5月份在平潭举事。平潭未暴动是否可以先参加龙高暴动,我没把握,得请示曾焕乾。但不能拒绝闽中党的邀请,决定先由施修莪作代表去参加研究龙高暴动事

宜，任务明确后再向曾焕乾请示。

黄国璋司令员要求我们于明天晚上将城工部领导的武装集中在薛港堂待命，并约好口令与接头证件。施修莪回来传达后，我们立即行动起来，我负责通知龙田、高山、三山所有地下党员、武装人员准时于明晚集中薛港堂，施修莪负责去找曾焕乾汇报情况。

第二天晚上各地武装人员都在薛港堂集齐之时，还不见施修莪回来。原来施修莪找到曾焕乾后，得到焕乾同意并随施修莪一起赶来薛港堂，亲自参加龙高暴动。不料天暗下来，迷了路，未能如期到达。等不到修莪的请示结果，队伍已集中起来了，未经批准，也得参加。

到薛港堂集中的约二百人，长短枪近百支，其余只带木棍斧头等武器。我们等到午夜，黄国璋的通讯员林平妹来传达命令。叫我带几个骨干随他去牛头尾开会，我问：“已集中的人员怎么办？”他回答：“暂时先解散回去”。直到半夜过了，施修莪还没有到，我只好按这位通讯员的话办，队伍解散，我带几个同志随他去牛头尾。到时已是四点，天将亮之时了。一到牛头尾，陈振先即带我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在会上，我见到了黄国璋、林汝楠两位地委领导，黄国璋要我于明晚将队伍带来牛头尾会合，进攻高山镇。

我赶回布置时，才碰到施修莪与曾焕乾。他二人晚上迷路，到天亮才找到龙田。我们相见后走到高山，发现高山国民党军队忽然多起来，我请示晚上队伍要不要集合。曾焕乾说：“这不是送死吗？国民党已加强戒备了，要马上布置隐蔽。”同时，黄国璋等地委领导，也决定放弃暴动。由于国民党在龙高一带搜捕共产党人，我获悉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即离开龙高。

闽中支队司令部对平潭游击队态度的转变

·祝增华·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在泉州市召开闽中党史会议，专门征集闽中党史资料。在这个会上，我访问了祝老，就平潭党史有关的问题，向他请教，他在会上回答，记录于下。

问：闽中司令部在平潭游击队解放平潭之后，有没叫高飞等成立县委？

答：“没有这一回事，那个时候我们还怀疑这支队伍，怎么会叫他们组织县委呢？当时在司令部，研究平潭游击队的问题我都在。我们对平潭游击队的怀疑，一直到在永泰打徐国财之后才消除。”接着祝老介绍对平潭游击队怀疑的事实，他说：

“平潭游击队接受我们的考验，打下了县城，可是并没有消除我们的怀疑。因之，我们采取要游击队把所有收缴国民党的精良武器全部送到闽中司令部的措施，来限制这支队伍武装力量的壮大，同时也是一种对游击队的考验。结果游击队按我们的命令执行了，但还没有消除我们的怀疑。

一九四九年六月，国民党七十三军溃逃平潭前，我们命令平潭游击队撤退，由于对这支队伍还有怀疑，所以限制他们的撤退人数，只允许他们退出 150 人到福清。我们怕这支队伍太大会吃掉我们的。

平潭游击队在福清菜安山与国民党军队一个团打了一天，取得很大胜利，保卫了老区云中洋，我们表面上给予嘉奖表扬，但还没有消除怀疑。当命令这支队伍转到司令部所在地时采取改组的办法，将高飞与吴兆英分开，命令高飞、吴秉熙一个中队，

闽中两个中队一起开到永泰。这样,我们有二个中队的武装可以压倒平潭一个中队,就可保证不出问题。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怀疑这支队伍。

到了永泰和徐国财匪帮打了三天三夜,取得胜利,这时我们才消除对平潭游击队的怀疑。”

接着他又说:“当兆瑛到福清梁厝找我们。司令部研究接见不接见,不接见就杀掉。我发表意见说:“既然他们派人来找我们,说明不是坏人,是坏人怎么敢来找我们呢?所以大家都同意接见。后来我们给他一个考验的条件,吴兆瑛接受了。”

(何可澎记录)

注:祝增华原系闽中游击队参谋长,闽浙赣人民游击队闽中支队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有关统战人物情况介绍

高 飞

一九四八年二月,我看到四维公司董事长宋曦、高姓家族自治会会长高秀川,平潭县政府科长高诚民,财政科长林国翔与林荫发生矛盾。我亲自到平潭江楼村和高秀川谈判,搞反林荫统一战线,鼓励他们向省府告林荫,散发传单,揭发其罪状。同时四、五月他们在福州码头开鲑行。该行作为我们革命活动的掩护点。六月林白准备在海上筹款,吴兆瑛由伯塘开新船到福州

接货。高名祥雇土库村高益春船也开往福州接货，这些人都住在高秀川鲢行。

十日，平潭县游击队成立。宋等人变为反林荫统一战线。49年1月土库党支部书记高名祥去福州医痔疮，也住在高秀川鲢行，并掩护地下同志。49年6月敌人要进攻平潭，高秀川回潭通知我撤退。49年7月高子信等人撤出平潭都隐蔽在高秀川鲢行。

七十三军在平潭时，宋曦当县长，曾使用一部分我们的人，如看澳保长高哲浪，玉屿保长吴翊龙，土库保长高哲琼，伯塘保长陈新华，江楼保长高哲佑。吴秉熙同时也与宋曦、高诚民搞统一战线。

48年2月我交待中山乡乡长施修珍要保护地下党，他照办。

47年下半年，我去信给建阳师管区法官高名芳说林中长有困难时予以保护，随后，高曾保护过林中长。

随南下大军解放平潭的回忆

·周 福·

1949年7月，我在长乐参加闽中支队长乐大队，当副班长。大队长兼政委陈志忠，副大队长吴兆英。游击大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于8月17日解放长乐。几天后，我随吴兆英到福清搞解放平潭的支前工作。多数同志由陆路走，只我一人乘平潭白沙村李吉仔的船由长乐开往福清。原平潭游击队员住在福清县的后营村。我们除发动群众支前外，还帮解放军推大炮，或扛炮

弹到山头战备阵地。没有事情干就学习入城守则。有一次吴兆英派我一人去未解放的大板岛去调蕃薯供给解放军。

9月15日,吴兆英派我和刘益泉二人到南山解放军驻地报到。驻军营长盛情接待我们,和我二人一起吃一顿很丰盛的晚餐。我二人猜测,今晚可能要去解放平潭。

那天下午四点左右,驻在福清的解放军就向平潭国民党军队阵地炮击。天快黑了,人民解放军都上到船上去了。天黑了,解放军的船就向平潭方向开航。营首长叫我和刘益泉二人躲进船舱内。由于当天晚上风力很小都是用人力摇橹前进。我不进船舱内,去帮助船工摇橹。前头部队与国民党哨兵接近,敌人步枪向我军射击。营首长为了向导同志安全,把我推进船舱内。先头部队登陆成功,国民党军队枪声停止了。先头的空船返回,船工大呼:“前面解放军登陆了,你们快努力摇橹。”听这喊声,我立即出舱帮助摇橹。已登陆的解放军信号弹不断地向天空发射,使平潭江头垵海边的沙滩像白天一样光亮。

不久,我们这一船的解放军也登陆了。这时我与刘益泉二人分开了。各带连队进发。起先我跟连首长一起走。他给我一颗手榴弹,并要一个会说平潭话的解放军和我一道当翻译。这位解放军是平潭县平原乡山显美村人,名叫林忠扬。在行军途中,又叫一个老百姓帮我带路。

解放军每逢一座山头,都进行火力试探,有否敌军伏在山上。

走到深坞地方,路我就熟了,以前我在潭城读书时有来过这个地方,我就叫帮我带路的老百姓回去。

走到金峰寺北面,江仔口国民党哨兵开枪扫射。解放军不还击,就地潜伏。经几分钟,枪声停了,大概是国民党军跑了,解放军又向前进。这时我被调去为先头部队带路。命令我带往东

门。我带到右营,就告诉前头部队说:“这就是东门”。领队的又叫我继续前进。我跑到中正堂(现在的岚城影院),看见门板排在地上,我回过头喊话:“国民党兵跑光了!”前头部队听到我的喊声,跑步到中正堂门前。不料国民党军突然从街上向我军射击。我们立即分别向两边石墙躲避。部队躲在南石墙,我一个躲在北石墙。几分钟后,我跑到南边来。解放军看见我跑过来敌人没有开枪,判断敌人跑了。立即向北街追。追到岚华中学(现平潭一中)门前。我对解放军说:“这里是县城北门终点。”解放军不再追,因向北逃跑的敌人,自有从苏澳登陆的部队截击。部队由北街往南开。

连队首长要我叫开店门,向老百姓要水解渴。我在北街叫两家,门都不开。叫到第三家,门开了,是家元宝店,老板名叫王木生。他很热情地说:“我马上去烧开水”。我说:“解放军这么多,烧锅开水够谁喝?有水就可以了。”解放军按次序,一人取一杯水边前进边喝水。这时我看这家店里的挂钟,正好凌晨二点。我向首长报告说:“现在是凌晨二点。已是16日了。”说话间,从三路向平潭进攻的解放军都来到县城会师了。

部队休息一个多钟头后,又要出发了。营长对我说:“带队去潭东”。潭东我路不熟,陈灿瑞同志是潭东人,自告奋勇的帮我当向导。他带一个连去的芒山,我跟营首长去啼麻丫山。国民党军队逃不脱的都集中在芒山。芒山上的敌军顽抗一二个钟头,迫击炮弹打到啼麻丫,掀起的沙土几乎把我们埋了。

芒山战斗结束,我和营首长与通讯员共四人到埠头角村煮饭吃。吃完一起返回潭城。

游击队员都住在土地街林杰房屋里。徐兴祖对我说:“君山还未解放,你再去支援。”我到流水村时,君山已解放了。我向游击队请假回家里一趟。路上遇几个国民党散兵,我动员他们到

流水俘虏集中营去投降。想回家的，解放军会发遣散费。他们听了我的宣传，都主动去投降。

我回到半团村（现裕藩村），听国民党人员林文兰说东庠岛上几百个国民党军队要求投降。我说可以，放下武器，优待俘虏。他听我这么一说，即乘船去东庠通知岛上的敌军。我也立即到流水团部报告，东庠敌军要求投降的事。两三天后，驻流水解放军派船到东庠，不花一枪一弹，将几百个国民党残兵带回流水。

一场惩办恶霸的回忆 ·高纯立·

—纪念平潭游击队解放平潭 50 周年—

1949年5月5日平潭第一次解放后，成立平潭县人民政府。因初解放国民党反动势力很强，他们暗中组织勾结地主恶霸干扰破坏，对我们开展各项工作阻力很大。当时县长高飞决定，设一个县人民法院，把这些反动势力压下去，我们就能顺利开展工作。不几天高飞宣布成立县人民法院，庭长陈孝义，副庭长高纯立。法庭成立后，即带领武装施守爵，陈灿瑞等，到现北厝镇湖南乡田美村清算地主恶霸任秒仔，没收其薯片伍拾余担，小麦 30 余担，生油 300 余斤。所没收的东西当场发放给当地贫苦农民。清算后即召开几百人公审大会，当场就有七位妇女控诉，被秒仔恶霸强奸等罪行。控诉后，庭长陈孝义，宣读平潭县人民政府早已打好字的判决书，判决地主恶霸任秒仔死刑。当场将任秒仔枪毙。那时在场几百群众连声叫好，共产党人民政府，敢把平潭的土皇帝大恶霸打下去，我们贫苦农民就可翻身做

主。“我们要坚决起来拥护共产党”，“拥护平潭县人民政府”等口号，此起彼伏。镇压任毡仔及其他反动头子之后，平潭人民政府对开展禁赌禁毒等各项工作，更加顺利进行。

往事杂忆

·翁强吾·

已往的事，于今回忆起来，有令人感激的，亦有令人不愉快的，我把这些经历写下来，也算保留一些史料，即使细小到个人之间的瓜葛，亦可看出当时的政治气氛，在史学工作者的眼里，可以执小见大。如有不实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我是怎样回平潭的

以杨华(翁绳金)为总队队长我为第一副总队长的连罗游击总队，在与南下解放大军胜利会师之后，以其勇敢善战，队伍被编为第四军分区警卫营和专署公安队，杨华和我都拟编在警卫营里，按理应以杨华为营长，我为副营长。但因“城工部事件”，此时尚未澄清，武装队伍被接收，党籍却不承认。我部支书以上的党员和政工人员 200 多人没有整编进警卫营或公安队里去。为了安定这么多人的情绪，我与杨华商量，副营长一职由第二副总队长郑敏奋同志充任，让我也作为编余人员，去文工队学演员，杨华同意我的意见。许多同志以我这样地位的人都愉快地作为编余人员另作安排，使他们都愉快地去青干队，有的去求学，有的去当小教，有的回乡生产。城工部党员解放后过的第一个关，就是接受组织的审查与考验，去就听从组织安排而毫无怨

言。

我去文工队去学演员，军区政治部组织科长，姓牛，名我忘了，很看重我，分配一把美国七手枪给我作为自卫之用。解放初期，土匪与国民党特务尚未肃清，干部下乡，有遭袭击的。但能享受持枪自卫待遇的干部并不多。非特别信任的干部，是不会发枪给他的。所以牛科长发枪给我，说明组织上对我这个待审查的城工部党员的信任。我非常高兴，决心更好的工作，以报答组织对我的信任。

可是我拥有自卫枪支一事，却引起文工队指导员的不满。一天早晨，他趁我去刷牙之机，到我床头，将我的手枪拿出来，向天开枪，一下子把枪膛里的七发子弹，全部打光了。这事使我非常反感，但他又是我的上级，又不能对他怎么样，不过通过这事，使我明白，在同志之中，另眼看待我的人，大有人在。

1950年5月，我在地委宣传部当干事。地委召开第一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会议。郑思远部长叫我会到了解会议情况。这个会议虽组织一个小组整理材料，却把整理材料的任务推给我去完成。当时只有平潭去的陈振涛和城门区一个上海来的萧丽娟二同志帮我整理。要在会议结束前拿出来供部长作总结报告时用。我写了整夜，第二天凌晨4点送给部长删改。稿件被砍掉一大半，叫我马上回去重写。这时，只有萧丽娟同志一人伴我抄写到天亮。没有她的主动帮助，我起草，无人抄写，何能按时交卷？这种乐于牺牲自己的休息，助人为乐的精神，使我感激与钦佩。我一定要学习这种精神，更好为党工作。这时期，我从不想回平潭的事。

在宣传部当干事时，每次召开县委书记会议时，部长都叫我去参加记录。可是会议主持人老是说：“不是党员，不能参加”，部长又叫我参加，会议主持人又说，不能参加，这局面使我很尴

尬。这说明了，领导人之间对我这个人的看法有分歧。1950年5月，闽侯县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部长又叫我参加。可是我这个非党干事，好多场会不便插手。部长又批评我工作不深入。我何尝不想深入？不是党员，不便加入，叫我如何深入？这使我深深感受到，不是党员的我不适合当宣传部的干事。我不能再在这样环境中工作下去，因之提出让我回平潭工作的要求。

我的要求很快被批准，6月份，我调回平潭教育局当督学，可是一天也没有当过。一到平潭，不久即分配到二区任北厝点工作组组长。9月份，被任命为三区（苏澳）副区长。从此，我多数时间在平潭工作到离休。如果没有城工部的问题，我的历史将是另一种景象，时势总是在左右着一个人的一生。

二、屿头征粮与土匪抓人

1950年9月，我去三区上任，不久，开始征粮。屿头岛当时属三区（区公所设在苏澳），是该区的产粮的地方，土匪经常进出该岛活动，因此县区都认为要组织个相当的力量到该岛去征粮才行。故委派民主村基干民兵连和区武装共100多人由我带队去屿头岛征粮。

到时，即召开全岛的群众大会，宣传征粮不仅是公民的义务，而且是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是爱国的具体表现。会后经过分组讨论，各组都表示要如期交好公粮，我们就准备回苏澳。

我们到东京码头时，天气突变，风起浪高。我登上大船时，船身摇摆非常利害。另一条小船，大家反映不安全，可是大船又载不了这么多人，总得有人坐小船。因之，我从大船下来，转乘小船。大家看到带队的副区长坐小船，谁也不嘀咕什么小船危险了。